



## 与儿童平和交流

### ——品读丰子恺《晚归》等儿童画有感

◎宋生贵

位。他在《儿女》一文中说:“近来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这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是在人世间与我因缘最深的儿童,他们在我心中占有与神明、星辰、艺术同等的地位。”此文专为他的儿女们写,故所指明确。事实上,在他的艺术世界中远远超出自己的儿女,含括“人间的”所有儿童。可以说,对儿童的至爱,是他为儿童画、为儿童写作的关键缘起与最大动力,也是他的大量儿童艺术创作的本色。

是的,因爱而画,是丰子恺先生为儿童创作的一个大前提;这方面可说的内容有很多。不过,我们现在要回答的是,仅就上述漫画来看,他的这些因爱而画的作品,为什么能够经历时间之河的淘洗而魅力不减,依然为后世的儿童所喜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丰子恺的创作中得到许多值得言说的方面进行解答。其中,有两点尤为重要:一是用童心为儿童画;再者是尊重儿童,自然而然地蹲下身、看着孩子说话。这二者在本心上是统一的。我们将后者特别单列出来,意在强调其出于本心的对儿童的姿态。

关于用童心为儿童画这一点,丰子恺先生在自己的多篇文章中或详或略地谈到。如《读<缘缘堂随笔>》读后感中讲:“我不但如谷崎君(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引者注)所说的‘喜欢孩子’,并且自己本身就是个孩子——今年四十九岁的孩子。因为是孩子,所以爱写‘没有什么实用的、不深奥的、琐屑的、轻微的事物’(谷崎润一郎语——引者注),所以‘对万物有丰富的爱’(谷崎润一郎语——引者注),所以‘真率’。”我们选出本文开头提到的给孩子们看的任何一件作品,都可以作为贴切的例证。如《瞻瞻的车》《爸爸还不来》《蚂蚁搬家》《锣鼓响》《花生米不满足》《儿戏》等,都是画孩子的。我摆好这些作品(高清打印件),几个小孩初看便显示出喜欢的样子;待我从中拿起几幅作简明讲解后,孩子们显然更加喜欢了,看了又看,或好奇地发问。有的说:“我也想听到小花、小草唱歌、说话,还想和它们做朋友。”(因《有情世界》而触动)有的说:“我也能给凳子穿鞋,它要是会走就好了!”(受《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启示)有丰子恺先生的漫画作品做媒介,与孩子们交流,使我感到很开心,以至觉得自己也多了些纯真和率性。

我原以为现在的儿童接触卡通画和变形金刚一类的玩具多,对用传统画法创作的作品(包括漫画)未必有兴趣。通过这个小实验,让我明白,事实并非如此,可以说,给我的收获是意外的欣喜。孩子们喜欢丰子恺先生的这些漫画,但他们自己说不出喜欢的原因或理由,那么,这个作业便留给了我自己——其实,这恰恰也正是我在做丰子恺研究中特别在意的。丰子恺先生是一位大艺术家,其中,儿童在他的艺术世界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用童心为儿童画,艺术家怀有一颗童心是必需的,同时还能“设身处地”地了解儿童,并且能够为孩子们想。丰子恺先生认为:“成人的世界,因为受实际的生活和世间的习惯的限制,所以非常狭小苦闷。孩子们的世界不受这种限制,因此非常广大自由。年纪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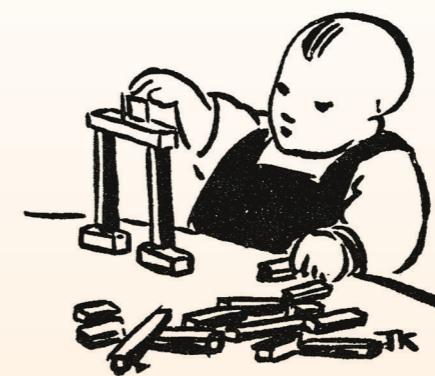
小,其所见的世界愈大。”譬如,他们看见天上的月亮,便会当场地要求父母给摘下来;两把芭蕉扇一前一后当作脚踏车的轮子“骑”在两腿间行走;他们在睡梦里与“月亮姐姐”相邀,到山上去与小花小草共同野餐。丰子恺先生打心眼儿里喜欢孩子们的生活的天真,并赏识他们的世界的广大——借助自由无碍的想象力飞向远方,与自然间的万物广交朋友。他说:“我时时在儿童生活中获得灵感。玩味这种灵感,描写这种灵感,成了当时我的生活的习惯。”

关于第二点,“蹲下身,看着孩子说话”,是由漫画《晚归》读出来的感觉与意味。丰子恺先生以此漫画讲一件小事,表达父亲与儿女的互爱之情。父亲下班归来,刚一进屋,一直在家中等待爸爸归来的两个孩子开心地跑到爸爸身边,爸爸就地蹲下身子,哥哥即刻爬到爸爸的背上,妹妹静静地站在爸爸面前,爸爸和蔼地看着女儿——构成了一幅小别相逢乐趣图,让人感到温暖和幸福。我们可以想象,工作了一天且下班已晚的父亲原本是身体疲惫,但归家后看见雀跃而来的两个女儿,顿时因快乐而消解了一身的疲惫,并使真爱温润的人间情味暖遍了整个家庭。

漫画《晚归》直观而生动地体现出丰子恺先生为儿童画的具有共同特性的姿态,那就是,他自己蹲下身,与儿童面对面平等平视,平和交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晚归》中的父亲就是丰子恺先生自己,或者是他的一种真诚情怀。这样的姿态,体现出对儿童的理解、尊重与平等相爱。我们知道,在日常生活中,无论在社会,还是家庭,总是以成人为本位的,因此,有意无意地把小孩子置于附属地位,成人看待小孩子,或与小孩子说话,也往往是俯视着——一种以上对下的姿势;小孩子看成人则需仰视——一种由下对上的姿势。这种状态,在生活图景中可谓习见不鲜。但是,作为艺术家的成人以小孩子为表现对象进行艺术创作时,这种姿势是不可取的。丰子恺先生对此是有体会、有自觉的。他说:“其实小孩子他们也自有感

情,也自有其人生观、世界观及其活动、欲求、烦闷、苦衷,大人们都难得理解。我以前不曾注意此,近来家里的孩子们都长到三岁以上,我同他们天天接近,方才感到,不禁对他们发生了深切的同情。推想世间一切小孩子,定然也如此。”因此,他主张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艺术创作,都应“设身处地为他们想起来”。像《晚归》这样的构图,在丰子恺先生的漫画中仅此一幅,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大量的画小孩子的作品中,读出同样的情怀与姿态,那就是,他不居高临下,而是蹲下身与小孩子平等相待;他不心存旁骛,而是用心专注,看着小孩子说话。《晚归》可谓是一个艺术的象征。回应到前面的“小实验”,可以从丰子恺先生的表述中至少得到一个答案:因为他的创作“设身处地”为孩子们想,并且以平等面对的姿态相待,因此,为一代代的孩子们所喜欢。正所谓“精诚所至”,魅力永在!是的,凡人之心必有同然,这在小孩子身上体现得尤为显然,因其天真、率性的情趣尚未被世俗的东西所污染或遮蔽,所以,童心可以千古不变而互通;表现小孩子童真童趣的好作品,便可超越时空,千古不朽而常新。

起源



## 一个达斡尔族女孩的意义追问

### ——评儿童小说《哈尼卡之眼》

◎李红叶



映岚的《哈尼卡之眼》以第一人称叙事,描写了达斡尔族女孩“我”(塔莉雅)从出生到初中毕业这一段终生难忘的童年岁月。小说采用散文化的笔调,从孩童视角出发,以干净、朴素的文字描写达斡尔族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一个达斡尔族孩子单纯而细腻的生命体验与体悟。作品流淌着一种温柔纯净、悠长内敛的牧歌情调。主人公塔莉雅聪慧、善良,富于沉思,她“想看见眼前看不见的东西”,那是一个孩子最初的生命哲思。哈尼卡是世世代代达斡尔族女孩的玩具纸偶,每个达斡尔族女孩都会制作哈尼卡,她们可以独自一人和自己的哈尼卡扮家家,也可以和伙伴一起玩,哈尼卡带给达斡尔族女孩无尽的乐趣和温暖的陪伴。哈尼卡的身体部分可以配上各种彩纸剪制出的长短衣袍、坎肩、马褂,令塔莉雅困惑的是,“哈尼卡”是“眼仁”之意,哈尼卡的面部却没有眼睛也没有嘴巴。

小说贯穿始终的,是塔莉雅的追问:哈尼卡为什么没有眼睛和嘴巴?哈尼卡的独特造型引发了小女孩塔莉雅对于生命奥秘的探究之心。爱勤的长辈们给了塔莉雅许多提示,生活本身和日益扩大的阅读也在帮助塔莉雅寻找答案。作家从塔莉雅视角描写了达斡尔族人朴素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命运的情感与态度。塔莉雅

从她自身的生活、身边人的生活以及她所处的大自然中,领悟活着的价值与意义。她领悟到的如此丰富,而这一切,也正是作家要传达给读者的。代际之间,孩子们之间来回往复的关于生命意义的对话,在生活场景中展开,如此自然,而又耐人寻味。如太提告诉塔莉雅:“天未待在屋里是不会明白的”“得到外面去寻找”;又说,“没有等待,就没有结果”“你能从江里看出书来,你心里的书就出来了”。

而爷爷则这样告诉塔莉雅:“活着和死亡,并不矛盾。”

盾”“只有好好活着的人,才能好好地死去”;又说,“人就是为了活好而活着”,做好眼下的事情就好;还告诉塔莉雅:“你读书,只管读,不过你要清楚,为什么要读书,要读什么书,不要读痴了,读傻了。”

当塔莉雅遍寻“哈尼卡之谜”而无法得到明晰的答案时,爷爷的回答是:“这就是祖先的智慧吧,要睁着明亮的眼睛,也要闭上明亮的眼睛。”爷爷用自己的生活态度阐释了这一古老的智慧。当塔莉雅和葛根将哈尼卡带入学校的手工课,男孩蒙革为自己的哈尼卡画上了眼睛与嘴巴,蒙革的举动带给塔莉雅强烈的震撼。或许,对塔莉雅而言,无论是爷爷、太提,还是祖太提,以及蒙革,他们的回答让塔莉雅明白,哈尼卡干净的面庞留下了无尽的意义解读空间。

生活从来不只是活着,还要寻求活着的意义,以及如何活着。这是自儿童时代即开启的生命自觉。作家映岚以独特的叙事回应了这一命

题。小说还描写了葛根、耶拉、达瓦、蒙革、额林以及阿卡等达斡尔族少儿形象,他们性格各异,生活际遇各个不同,然而,每个孩子都像他们的父辈和祖辈那样,保持了善良、坚韧而达观的生命态度。作家用生动的笔墨描写了孩子们之间的真诚友谊,传达了作家对于童年生命状态的呵护与赞赏,以及对达斡尔族民族性格的充分肯定。

塔莉雅与盲女葛根的情谊细节丰富,是小说中最打动人的部分。塔莉雅一有空就去陪伴葛根,她们一起玩哈尼卡,一起出去玩,一起上学,塔莉雅成了葛根的“眼睛”和“手臂”。塔莉雅对葛根不是简单的同情,两个孩子心心



今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作家、故宫学者祝勇带来了新作《从故乡到故宫》。

这部以童年视角呈现时代变迁的成长散文集,是一位学者对家国记忆的回望,也是一份献给青少年读者的文学礼物。书中通过“沈阳军区大院”“辽宁建筑群”“圈楼回忆”等生动细节,展现了一代人的成长记忆与城市变迁。

《从故乡到故宫》是“我们小时候”系列丛书的最新作品。该系列诞生于2013年,力邀王安忆、苏童、迟子建、毕飞宇、周国平、郁雨君、张炜、叶兆言、宗璞、张梅溪等文学名家为小读者写下自己的童年回忆,留下一张张时代的“旧照片”。

《从故乡到故宫》作者祝勇出生于沈阳,父亲在军区政治部工作,特殊的成长环境让他的文字既有军旅家庭的严谨,又有东北市井的烟火气。对他而言,从故乡到故宫,不仅是地理上的跨越,更是一个少年在时代洪流中寻找自我、坚守理想的成长轨迹。

在书中,祝勇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那个物质俭朴却充满欢乐的童年世界:在东北的寒冬里,他和小伙伴们抽冰尜、滑冰车、打滑溜儿;那些父亲亲手制作的幻灯机和红缨枪,不仅是一件件玩具,更饱含着温暖的亲情;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电影为他打开了一扇看世界的窗口,《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少林寺》《远山的呼唤》等经典影片,在少年心中种下了理想的种子。

也正是这些丰富的文化启蒙,滋养了少年的心灵。祝勇从沈阳军区大院出发,最终踏入了故宫博物院这座文化殿堂,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他说:“对沈阳故宫的记忆,连同我对历史、对古典艺术的兴趣,也已深埋在我的身体里,只不过我自己没有察觉而已,在北京故宫,那座巨大的宫殿里,才被一点点唤醒。”

不同于传统的儿童文学作品,《从故乡到故宫》没有营造童话般的想象,而是以真实、温暖的笔触,讲述一个普通孩子如何在特定历史环境下成长,并最终与中华文明的瑰宝——故宫相遇。书中的“童年视角”和叙事方式,让宏大历史变得可亲可感,让家国情怀融入了日常生活的点滴感悟,构成完整的生命故事。

光影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从故乡到故宫

# 一个少年在时代洪流中的成长轨迹